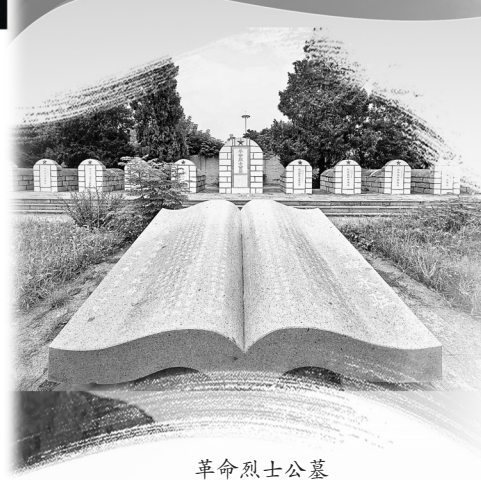


定陶从“红色新区”到“高质量发展特色典型”——

烽火铸新城



革命烈士公墓

晨光穿透苍松翠柏，洒在定陶区烈士陵园巍峨的纪念碑上。80年前，定陶曾是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；今天，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改革创新的崭新面貌，将抗战精神熔铸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。

历史为砚，奋斗为笔。8月18日，记者来到定陶区，探访这里在新时代画卷上续写的壮美篇章。

“红色新区”的烽火回响

“1939年7月，中共定陶特支委员会成立。至同年11月，短短4个月的时间，全县就建立起13个农村党支部。各党支部紧密团结群众，带领全县军民配合八路军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。”在定陶区烈士陵园纪念馆内，讲解员侯艳正向参观者娓娓道来。一段段荡气回肠、感人至深的抗战事迹，将人们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在国破家亡、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，英勇的定陶人民不畏强敌，毅然举起抗日大旗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们坚持全面抗战路线，团结社会各阶层群众，通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，多次沉重打击敌人。“牛王寺伏击战”“吕沟抗日阻击战”“拔除高庄据点”等著名战斗，至今仍在当地广为传颂。

纪念馆内，静默的人群驻足凝视，感受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、英勇奋斗的精神。“近年来，定陶区对烈士陵园进行全面升级，园容园貌焕然一新，成为全区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，参观者、瞻仰者络绎不绝。”定陶区天中街道

宣传委员牛鲁腾表示，为充分发挥烈士陵园的红色教育功能，天中街道精心策划开展了系列红色活动，不断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引导群众从革命先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。

“抗日模范村”里的“山东好人”

吕恒森自1985年从部队退伍后，便投身于人民调解工作，足迹遍及牡丹区、定陶、东明、成武4个县区，累计义务为群众调解民事纠纷3000余件，成为守护一方平安、维护一方稳定的骨干力量。2024年，吕恒森荣获“山东好人”称号。

“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国，我们要做精神的继承者、传承人。”吕恒森表示，他的爷爷吕玉连曾担任吕沟村抗日“锄奸队”队长，后惨遭日军杀害。如今，吕恒森任定陶区张湾镇吕沟村党委副书记、张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席调解员，吕恒森在新时代继承先烈遗志，赓续奋进力量。

吕沟村是一片红色热土。近期，村东南的老寨墙旧址刚挖出了20余枚抗战时期的手榴弹。“抗战时期，我们村可以说是全村抗日，孩子们在寨墙站岗放哨，妇女和老人做后勤工作，青壮年从军、支前。”吕恒森说。

1941年，吕沟村大刀会智取了日军的炮楼，此举激怒了日军司令官小松，他随即调集700余名士兵进犯吕沟村。在火炮的猛烈支援下，敌人轻重机枪齐发，吕沟村瞬间陷入火海，树木摧折，房屋坍塌。为掩护村民安全转移，村自卫队、大刀会及锄奸队等武装力量坚守村寨，连续击退敌军多次进攻，后主动撤离。数日后，吕沟村又有124名青壮年踊跃参军，重新组建了吕沟村抗日自卫大队。吕沟抗日阻击战展现了鲁西南人民的英勇斗志，也因此赢得了鲁西南军区司令员张耀汉的高度赞誉，他将吕沟村命名为“抗日模范村”。

业余时间，吕恒森还担任起了吕沟村红色教育基地的义务讲解员。他说：“每一次讲

解，都是对先辈们的一次缅怀，也是对自己的一次精神洗礼。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，记住这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巨大牺牲的英烈。”

硝烟处崛起的产业高地

硝烟散尽，在新时代里，改革创新、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定陶区最显著的时代标志。今年，定陶区不仅荣获全省十大“2024年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特色典型”称号，还被省政府表彰为“2024年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步明显的县区”——这是继2019年之后，该区再次获此殊荣。

天厚5G新材料产业园内，0.015毫米镀层导电布在精密设备上匀速延展。“这是全球最薄的镀层导电布，国内仅我们拥有这条尖端生产线。”山东天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介绍，目前公司年产导电布1300万平方米，行业规模全国第一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%以上。

近年来，定陶区实施规划谋链、立桩建链、延链补链、融通强链等产业链打造新模式，聚集发展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，成功培育了甾体类药物、抗生素类药物、电子屏蔽材料、高端纤维新材料等，在全国细分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链。工业经济，正逐渐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主引擎。

赓续精神，方能行稳致远。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日新月异的今天，定陶这座两度获得省政府表彰的“红色新区”，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，步履铿锵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勋



吕沟村红色教育基地内的“军民鱼水情”塑像



老人带孙子参观定陶博物馆红色展区



吕沟村红色教育基地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撮挤」

在鲁西南的方言中，形容一个人小气、吝啬，会用到一个外地人不懂的词语——“撮挤”(zuō jǐ)。这个词语非规范用语，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的读音有两个，解释有多个，和小气能沾边的解释就是作为量词使用时，“1市撮等于1毫升”“一撮盐”“一小撮坏人”等，突出了“小”的意义。这个词语在成武县的民间使用尤其广泛。

“撮挤”用于形容该花钱时因心疼而不舍得。例如，学生不舍得买必要的资料书，或明明有经济实力，却消费时斤斤计较、过度节俭，都可能被说“这人真撮挤。”这种思维行为方式，源于鲁西南民众历史上饱受困乏、饥饿、兵燹之苦。经历过饥荒年代的老人，甚至可能形成了现代人难以理解的“囤积症”。民间因“撮挤”引发的争地界、争家产等民事纠纷不断，故“六尺巷”的谦让精神更显可贵。

那么，为何在鲁西南的民间不常用“小气”“吝啬”，而用词典中没有收录的“撮挤”来形容呢？其实，这个词语的来源背后，暗藏着一段春秋时期的战事传说。

“撮挤”的原本字形应该是“撮(zuī)邑”。“撮”指古代官员在官方集会时用捆扎的茅草标示位次的行为，因茅草细小，引申为“微小”。而“撮邑”是“撮尔小邑”的简称，其原本的意思是“小地方或小城市”。西周时，周武王灭商，分封诸侯，出现了许多诸侯国。其中，文王的十一子被武王分封在今成武县东南约十八里处，此地为上古时期的“告”地，因分封成为诸侯国，成为“邑”，便加右耳旁成为“郛”，故名郛国。其封域不足五十里，人口稀少，国力微小。后来，其相邻的宋国逐渐强大，对郛国虎视眈眈，并在与郛国接壤的边境周二里建立军事堡垒，随时准备吞并郛国，此军事堡垒被后人称为“南部”。在这种压力下，郛国无奈，只能成为宋国的附庸。

但处于大国争雄时代的郛国，无法选择命运，在公元前713年夏，齐僖公与郑庄公、鲁隐公结成伐宋联军，共同进攻宋国。郑庄公与宋国矛盾最大，所以担任主力，他们先是进攻管邑(今成武县白浮图镇徐官庄村南)，很轻松就拿下了。郑军见宋国北部小城面积小、兵力弱，若联军共同攻下后，还要和其他两国士兵共同分配财物，长途奔袭而来的郑军感觉非常不划算，遂撤开鲁国、齐国，单独行动。郑军西攻郛国，得手后又东进三十五里，攻下了宋国的防邑(今成武县白浮图镇防城村)。菅、防三个小城面积都只有方圆三里左右，传说，当时郑军在攻击郛国和防时曾经喊活动降，要求献出财物，但遭拒。郑将讥讽道：“撮尔小邑，旦夕可下，尚不舍财物耶？”城破后大肆掳掠而去。此后，人们使用“撮尔小邑(的人)”调侃吝啬者，后简化为“撮邑”。在方言流传中，口音讹变，成为“撮挤”。此虽为传说，但“撮挤”一词或许因此更显形象。

张长国

担秫秸

民谣曰：高粱放穗，穗子杆子。秫秸晒干，不扛就担。担到家中，垛成大垛。明年春早，盖房正好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高粱是主要农作物，是农家主食。老百姓吃的黑窝头，喝的黑糊涂，都是用高粱面做成的。用3升高粱1升豆混合做成的窝头，很养人。

高粱籽粒能酿酒、做饲料，秆去穗子的秫秸，更是农民盖房的好材料。将秫秸劈开，去掉外皮，剩下的秫秆芯柔韧且不易腐烂。一层层铺在屋顶上，既能防风挡雨，又能起到一定保暖作用，这便是“秫秸顶”。寒冷冬日里，秫秸还能作燃料，火苗噼里啪啦作响，家人围坐在一起烤红薯、玉米，是乡村冬日里最温馨的时刻。

把秫秸最上一截削下来，可编成精致的小筐、篮子、锅盖；压成细篾，可编席。此外，大片高粱长起来后，形成一望无际的青纱帐，曾是八路军袭击日寇的战略要地。

每到秋季，高粱成熟，田野里一片火红。农民在烈日下挥汗如雨，收割高粱。秫秆被整齐地码放成捆，担秫秸的活儿紧随其后。男人们肩挑扁担，两头各捆一捆秫秸。扁担在肩头微微颤动，他们弓着腰，沿着乡间小路，将秫秆从田间运往家中或集中存放的地方。

担秫秸是体力活，一根扁担，两捆秫秸，需掌握好平衡和力道，稍不注意就会滑落。但农人们凭借多年经验，总能稳稳前行。担秫秸虽艰辛，丰收喜悦却洋溢在他们脸上。他们边走边谈论收成，交流种高粱的心得，谱写着乡村生活的质朴赞歌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现代农业机械早已替代人工收割和运输秫秆。然而，“担秫秸”见证了农人的辛勤与智慧，是乡村生活曾经的一道独特风景，更是民俗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

从福建杉洋到山东单县——

一座六百年古戏楼的跨越之旅

近日，在位于单县曹庄镇李庄村的林台民俗文化村，一座古色古香的戏楼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打卡点。

这座名为高家戏楼的建筑物，以其青砖灰瓦、雕梁画栋的古朴风貌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流连忘返。若没有导游的讲解，很难想象，这座古建筑物竟是来自福建省的“外乡户”。

高家戏楼堪称古代家族戏楼的典范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，其与宗祠、园林等建筑巧妙融合，承载着家族节庆、接待、团聚、娱乐等表演观赏功能。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典型的三面观结构，留出一面作为后台。歇山式屋顶搭配重檐设计，不仅使外观庄重典雅，还能最大限度地增强声音的反射效果，让每一处声响都能清晰地传至观众耳畔。

明代晚期，戏曲艺术在民间广泛普及，戏楼的功能也随之拓展。其不再局限于家族特定活动，部分时段向公众开放，同时也是同族乡邻婚嫁娶等活动的重要场所，充分体现了名门望族在当地的影响力、凝聚力，成为维系族群情感、传承文化的重要纽带。

这座戏楼的前身是位于福建省周

宁县玛坑乡杉洋村的吴家戏楼。杉洋村始建于明代初期，是省级传统村落。吴家戏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，清朝咸丰年间重修，历经600多年的风侵雨蚀，虽骨架犹存，但因保护不足，损毁严重。即便如此，从其残存的构架中，仍能让人领略到当年的风采。

单县林台民俗文化村董事长刘峰，第一次见到吴家戏楼，就被其骨子里的傲然风雅所吸引，决心倾其所有将其买下，并整体搬迁到千里之外的老家山东省单县。经过十几次艰难磋商，刘峰最终以68万元购得此楼，开启了这场非凡文化传承的搬迁之旅。

据悉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吴家戏楼曾改为吴氏祠堂。随着新祠堂的启用，其被闲置。该建筑以古代典型的三面观形式结构、四水归堂的重檐设计为基础，选用当地的杉木和柏木为材料，高8.9米、长26米、宽12米，总建筑面积320平方米。主体结构鲜明呈现明清两代民间建筑风格，尤其是穹顶上能工巧匠绘制的壁画保存相对完好，一砖一瓦、一樑一卯，皆具有很高的承继价值和观赏价值。

戏楼的整体拆迁困难重重，要保

持其原形原貌，谈何容易？戏楼地处偏远闭塞的古村落，运输车根本无法进入，所有构件完全依靠人力肩挑手抬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

刘峰介绍，在拆卸过程中，工人丝毫不能损坏榫卯结构，每个大小构件都要编号排序，以保持其固有形态和组装秩序。此次拆卸、搬运共动用20多名工人，耗时36天。

远道而来的吴家戏楼复建于单县林台民俗文化村高府东侧，故而改称高家戏楼。整体组装依然由来自福建的技术人员完成，23名木工师傅历时43天完成主体搭建，8名泥瓦工则工作了52天完成相关工程。

刘峰说，之所以让复原的吴家戏楼“改姓”高家，是因为高家曾是林台古镇上的豪门大户，是当地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。冠名高家的戏楼既保留了民间古建筑的历史风貌，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。

身居深山无人识，日久他乡成故乡。作为民俗文化传承者，刘峰笃信这座戏楼的前世今生将载入单县民俗文化发展史册，成为本土独有的人文风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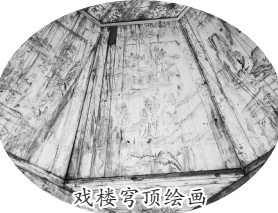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戏楼新貌



戏楼重建



戏楼穹顶绘画



戏楼舞台



探秘鲁西南 古文化遗迹